劉孟塗集

諸家評語

周遊堂大司空

初集天才雄傑字字皆拔地倚天二集澄懷渺慮律愈細而境愈醇行當瀟灑隆平揚芳藝苑

英煦齋冢宰

文有奇氣能直抒胸中所欲言蹀躞軼軌于兹再見詩亦倜儻不羣性靈風格兩不相掩以此追蹤昔賢豈徒一世之才足擅千秋之業

百菊溪相國

有橫絕一世之氣一字不落占人窠臼眞奇才可愛也

韓桂舲大司寇

文旌戾止兩月以來傾倒殊深頃又讀大集及留別諸章高渾

深厚真令人有一字一珠之歎

新城選五言詩于唐獨取陳伯玉張曲江李供奉韋蘇州柳柳州五家附于漢魏六代之後以爲變而不失于古若少陵之鯨魚碧海昌黎之巨刃摩天皆不錄讀孟塗此卷足以存古詩正軌于新城微旨庶幾有合焉

阮雲臺宮保

久耳大名欽慕無似曾于王柳村兄處得讀詩篇共爲擊節足下才高筆健接跡前賢從茲奮志青雲決爲清廟明堂之彥是所厚望

帥仙舟少司寇

捧誦賜章雅贍而皇可爲一洗寒儉所示大者雋思古藻直逼六朝弟以早夜趨公未及點定適承索取藉使存覈并記卷端

陳雪香少司空

前讀初集才大如海求之儕輩已罕倫匹二集諸作更覺謹嚴細密而標舉興會引發性靈讀之使人神曠心怡不僅文采藻縟傾動一時也

鮑雙五侍郎

二集讀之三日不忍釋手五古固妙七古尤工令我低頭下拜矣此自身有仙骨非摹擬所能到

吳山尊學士

自乙亥十二月至丙子三月三日久不聞簷前溜聲是夜忽得之挑燈讀孟塗詩起舞不已童婢驚不成寐蓋自庚午別後眼中六年未見有此作矣天未明雨止孟塗亦解纜北行憂旱惜別因記卷端

黎湛谿河帥

昔余守潤州讀孟塗先生遊金山詩不禁爲之擊節固未識其人也甲戌之秋孟塗自皖江以詩集初刻見寄如覩鸞鶴如捕龍蛇同翔自如而不可方物自是急欲見孟塗更欲得孟塗之詩而盡讀之忽忽者又數年矣丙子春余朝京師歸孟塗北上乃得相見于浦中盡讀其前後諸集古人中已不可多得何況眼前作者耶是日微雨初晴欄花欲語留飲薄暮談論風生益河上久無此樂惜相見之晚而孟塗又于明日遂行燈下朗吟不覺漏已三滴因跋數語割愛奉還寶劍明珠此行甚毋輕棄也

王寶山觀察

初集雄傑二集俊逸言皆有物語必驚人仰則削山而外拔戟

白成一隊

汪蘅林侍御

聞孟塗先生名久矣戊寅四月相遇齊梅麓大令署中得盡讀所為詩風骨高騫波瀾壯闊新裁古調觸手繽紛有如天馬行空不可覊勒又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信曠代逸才也讀竟為之心醉者累日爰贅數語以識傾倒之私云

胡盤莊給諫

丁卯夏余游廬山時鄭夢白令君子馬元白主講白鹿洞書院皆極道孟塗之才不置心竊慕之而君以前數日自山中歸未得見也癸酉春夢白北上出孟塗詩集見示讀之不忍釋手因題拙句其上時君在粵亦未相識也今歲君來京師始得握手道相見之晚時初集已付剞劂茲又以二集見示其天骨秀挺

深情綿邈邁往不羈揮霍如意近人自黃仲則而外未有其比讀畢因識數語于後竝錄舊題鄙句亦足見聞名識面未始非一番文字因緣耳

王子卿太守

枉過得讀大著天才俊逸英姿爽颯是太白眉山一輩人手筆驚歎無似忽忽拜送不獲渡河殊歉然也

葉筠潭觀察

久企賢聲知爲明德之裔瑜珥蘭芽江東獨秀今誦賜函弁惠大集縱橫跌宕脫去凡近殆登詩逕之堂而嚌其胾者閱淞三十六體亦哀感頑豔詞壇作家英俊領袖非君而誰

卞雅堂太守

大文韓蘇而上直溯西漢詩五律盛唐七言得詩逕之逸餘體

沈雄不落晚近當代才如先生者幾人何相見之晚也

聶容峯編修

細讀諸作風骨遒上逼近盛唐其中如兩登黃鶴樓登滕王閣金山寺及楚中雜感粵中雜詠真能得老杜之骨宴飛霞閣醉題平山堂遊匡廬諸詩清雄奔放洞徹光明具有靈氣往來的是靑蓮後身此外佳什甚夥如泛珠湖而游玉海令人目不給賞宜亟付梓與初集幷播藝林以公同好

齊梅麓刺史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萬廉山司馬

三復大集豪宕之姿舉世無兩又能出于紀律以範乃才其長于太白者天姿進求老杜者學力也同輩中罕遇此才其仲則

之後一人乎數年後當再竊貢藏不知復增幾許莊嚴境矣

陳雲伯明府

劉君孟塗見過得讀所著初二集詩其初集已付梓人海內久欽誦矣二集天才仙骨掩有衆長桐城爲江山形勝處宜我孟塗之天姿卓犖也

鄭夢白刺史

戊辰秋劉君孟塗襆被游匡廬余適客星渚相見恨晚成忘形交攜手上五老峯遊遨探香爐瀑布諸勝十日夕始返詩成數十首高歌踏雲而去今年冬復來大喜出舊作已刻入停雲館之言孟塗天才縱逸馳騁古今然其一字一句皆嘔心刿肝而出及其成也金石千聲雲霞萬色異哉不得而測涯涘矣是卷半與余同作故畧道其苦心于此

方式亭明府

雅誦大作如天馬行空白雲在嶺不可名狀大畧以靑蓮之才氣得工部之樸實故能傾倒一時罕與匹敵

吳松岑明府

橫出銳入驚心動魄奇才奇才

陸祁生孝廉

才大氣盛未知於太白何如以方遺山洵無愧色靑邱不逮也

彭甘亭明經

節府小佳獲慰素懷鴻筆仙才傾倒靡已三復大集眞有望洋之歎别緒怨怨言何能罄

陳曉峯司馬

承示大作天才浩落卓然成家才人學人均當一齊俯首

陳受笙孝廉

大集快讀一過頭風可愈其天才豪邁直逼青蓮之壘視近日之改詞為詩自憐俏麗者合當羞死

周南卿明經

西園一晤深慰饑渴大著蘊襟儁秀清奔飛聲古賢所難時流所罕何孟塗早成精進一至于此塵中讀之亦覺神氣大振快甚情不獲久住燕臺與足下鞭弭周旋也

姚幼槎孝廉

孟塗先生仙才也盛唐如王孟夫豈不善然禪也非仙也供奉而後數百年來成絕響矣先生初集僕已有數語識其後今讀二集合李杜韓蘇之長擇其精者慎而出之變態之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極僕真仰之如泰山矣

陳仲卿明經

弟倩友人繪泰山觀日圖欲求大作一首以證車笠之盟當今作者誰出入入自謂握靈蛇之珠而求其橫絕一時扶輪大雅閣下二人而已尙望自愛自勉定爲一代之大家也

汪均之上舍

孟塗以詩二集見示快讀一過其近來學識所至與壯遊所歷皆可窺其畧矣臺閣名公山林耆舊翕然推之今乃知不虛也

張晉卿文學

矜才者多雜使氣者易粗摹風格者失之空講性靈者失之佻孟塗獨掃羣弊而空之兼有衆美不名一家至其讀史懷古諸作於渾灝流轉之中極沉鬱頓挫之致則惟少陵可以抗行王岑不及也

附陳伯游與姚伯昂論刊劉孟塗集書

伯昂先生閣下孟塗集讀竟繳納其譌脫之字輙以鄙意增改無從意斷則闕焉謹如尊恉也集中各篇皆方海昔年所見孟塗詩文得稿輙錄彙而待删嘗語方海云吾境窘傭書文虞猥雜異時編集不令多存何圖早殞斯業未竟今伯山明府寫刊此集孟塗欲删之篇往往在內而其佳文爲方海所知者反多漏脫矣伯山丈旣覩此爲全書又疑爲作者自訂不欲有所持擇先生之見亦然蓋其愼也而方海昔所親聞於孟塗者亦不得不揭明其說蓋作者雖不免有徇人之作而念及成家則權衡未嘗或昧兩先生明知其有可删之篇而難於爲政則純駮聽其兼存要皆君子之用心可共白於天下者也且孟塗遺稿方海嘗慮其散失去年石甫丈倡議雕板今兩先生果舉此事

此其情逾於延陵之挂劒而功倍於巨卿之修墓孟塗少時習道藝起聲譽實賴姬傳先生令名山之託又荷明公為從始終成就皆由姚氏事亦奇矣孟塗集雖未及身訂定而稿本自署別有外集今亦不知存不然孟塗雅不願存其外集特當時留以自玩耳其駢體文有與方海論世習書為舍弟作開軒圖記二篇集中未見茲特抄補方海舊作孟塗駢體書後及傳謹呈教誨其詩古文皆有諸家評語駢體獨闕鄙作或可補之耶閏五月二十八日陳方海謹上

孟塗文集卷一

說心上

桐城劉

五氣集而神發心之靈明著焉心本虛有性則實性本靜因心而動謂心一於虛乎不可謂心一於實乎亦不可心者虛而實實而虛者也謂心偏於靜乎不可謂心偏於動乎亦不可心者靜而動動而靜者也唯聖人之心能虛能實能動能靜而不役於虛實動靜夫惟不役於虛實動靜故虛足以涵三才之象實足以立萬化之原動足以應天下之機靜足以裕神明之用此其道在窮理而其功在寡欲窮理非盡天下而求之也知要而已矣寡欲非僅去邪之謂也慎思而已矣知要則知務其大而心專於一慎思則思不出位而誠無不通專則有功誠則不妄

勿滑於物勿擾其天如是乃靜靜不失常故動不踰節唯不失常也故其本立唯不踰節也故其用行由是嗜欲旣盡心乃虛理足於中心乃實彼役於虛實動靜者虛則不能實矣中無所有也靜則不可動矣未能有爲也雖然彼所謂虛亦非虛其所謂靜亦非靜也此異學之弊也夫心任其所至則蕩不知檢縣而束縛之强之使靜則憧憧不寧萬慮紛起是欲靜反動也故必導之以學使心專於所業而不坐馳使深入其中而不暴乎外也使之與義理相習而近於自然也久之乃可言靜今遽語學者以主靜之學則失矣且夫心之官雖尊於耳目口體而非假耳目口體之好用之於中正則無以檢束其心而何能靜以直內古人制外以養中殆以此歟吾因爲之說曰心有主則一無主則二有物則滯無物則神

說心下

心出於氣也而又生氣性出於道也而又生道何以知其故也夫天地之氣結而爲人其精英者融集成心心固出於氣矣然心之所向謂之志志之所至氣亦至焉非心之所以生氣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爲道賦於人爲性性固出於道矣然喜怒哀樂謂之情其未發者謂之性性之不偏倚者謂之中中者大本和者達道有中而後發爲和非性之所以生道乎由是觀之心氣性道無二理彼此未可離心氣性道有定名天人亦不容混此義之不可易者也夫無不可之者心也有不可入者亦心也無不可之者心之無方有不可入者物之無間非物之果無間也識不足以見之也故心之無方者以義爲閑物之無間者須學乃入夫學之功未至則心之能

不盡而其量亦無由充故致知者卽所以求盡心也

盡性說

以事觀事而事弗見以身觀事而事見矣以身觀身而身弗見以心觀身而身見矣以心觀心而心弗見以性觀心而心見矣以性觀性而性弗見以天觀性而性見矣是故以事觀事則泛以身觀事則切而有要焉以身觀身則疎以心觀身則密而能精焉以心觀心則虛以性觀心則實其所蘊焉以性觀性則末以天觀性則推極其本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以身觀事以心觀身者窮理之功也以性觀心以天觀性者盡性之功也能盡其性則知天矣此卽所謂至命也古之聖人存養之功至久則性安則天夫然故身與事一而不知有事心與身一而不知有身性與心一而不知有心天與性一而不知有性夫所

謂性與心一者人心純乎道心而無以間之也所謂天與性一者吾性與天地合德而忘其爲已有也然性不能自動所以妙性者謂之心心之用有未盡則性之分有未全故孔子言盡性而孟子言盡心

義理說

三代而上義理本乎人情而聖人之言理也寬三代而下義理勝乎人情而儒者之言理也密夫情勝理則無節理勝情則難行義理與人情兩不相勝則人心平而天下安聖人知人心不能卽安於義也故文武之道有張有弛大學之法有藏有修有息有游凡以使之安於教也善則嘉之不能者矜之言不爲過高行不求至難心不欲已甚凡以便於人情也後儒不顧人情所安而以義理之言束縛天下嚴之以儀節多之以防閑於是

乎有操厲之學有專敬之功論非不是而人莫能久從則是言理太密之過也治天下者法令簡易庶民安之網愈密則奸偽愈生君子之教學者亦若是而已矣夫孝弟忠信節之大者也起居動作行之細者也先其大而後其細則學以漸而深功以漸而嚴今為學之初而卽繩以禮法言笑不敢稍苟動履不敢卽安天下於是始不勝其煩苦而決去之苟求於一事責備於一人天下賢士亦無以深服其心此皆理勝情之弊也故義理與人情合而為一而後為王者之道聖人之學措之於躬則心安施於天下則教行記不云乎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聖人以人望人故其言理也寬後儒以仁望人故其言理也密夫言理皆由寬而入於密亦勢之必至者也而其失也遠乎人情然其持論之正又烏可廢哉

明德解

心性合而爲明德有心則洞照不昧可以謂之明不可謂之德有性則衆理咸備可以謂之德不可謂之明故明德者合心與性言之也古之論心性者詳矣一心也而以爲有人心焉有道心焉一性也而以爲有氣質之性焉有義理之性焉夫曰人心曰氣質之性者以其爲身之靈爽心之神智人所得於二五之精以周萬物而應萬事者也其體湛然而無不徹大學之所謂明者其在是乎曰道心曰義理之性者以其爲四端之體萬善之原人所受於天地之中以實其神明而蘊爲固有者也大學之所謂德者其在是乎故心與性雖殊名而實無異致也明德雖兼性與心而總爲秉彝之良也古人於心性而必別之爲人爲道爲義理爲氣質明其不可雜而混也旣別之而又同謂之心

同謂之性者明其不可離而二也夫論性者煩辭累說不得其要大學以明德括之而心性之本然見焉學者所宜深思熟究也歟

治術論

天下無不變之道無不壞之法無不敝之學雖以孔子之聖皆有流弊子夏之後爲田子方莊周是也堯以天下授虞舜而魏晉竊之以爲禪讓周公踐阼補成王而王莽竊之以成篡弒名之所在奸僞之所托聖人不能豫止也是故天下之事不爲則已苟爲之斯有假之者矣不創則已苟創之斯有因之者矣故事無全利亦無全害變而通之者時也推而行之者人也因世變人心之不同故道與時爲轉移焉因緩急輕重之各有其宜故法隨人爲得失焉夫有得不能無失者勢也求其得而不使

遞至於失者立法之初意也救其失以歸之於得者守法之變通也法窮於是乎參之以時時得然後能通其變識時者謂之達人夫人無全能物有偏勝生人之用莫急於水火不可一日離矣然水火之性能生人亦能殺人在人善用之也故聖人不能使天下之盡有利也擇其利之多者行之斯可矣不能使天下之盡无害也去其害之甚者行之斯可矣故賢愚各安海內大治後之君子乃欲盡除其害而興利使人皆有善而無惡此致亂之由也故曰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古之所謂良法美意亦就善之多者言之也非謂其全無一失也所謂久而不敝者亦就其可繼者言之也非謂其永世無患也夫能使永世無患莫如得人得其人則通於時宜隨在可補偏救弊夫道不可輕變者也法不能坐聽其壞也學不能坐視其敝也道變而後

權詐之說出法壞而後苟且之制興學僿而後禮義之節衰得其人治之則諸病皆可立去得人在乎造學學隆然後正人多治道治是以君子作養人才鼓舞善類寛小過而取大節務使忠直盈朝同心並力而小人不得乘之如是而道不行法不立學不振世變人心不出於正緩急輕重不得其宜則是孔子之言無裨於天下而君子自此不敢論治

先主得人論

吾嘗以爲三代而下號稱得人者莫盛於先主亦莫奇於先主何者帝王之興其佐命之賢必極一時之選然智畧有餘而或急於功利獨先主所得其人皆卓絶古今揆以聖賢之義亦無不合此其所以獨異也夫諸葛忠武之比隆伊呂幾聖人之亞不必言矣卽壯繆之威名氣燄蓋乎一世行誼剛與古合張車

騎之義烈無前死生不變趙將軍之智勇無擅殊識冠羣皆各有獨絕之奇固將帥中第一流人也而同萃於一時不亦難乎哉故曰得人莫盛於先主也且夫能公天下之利而後可以收天下之士當楚漢時士之廉潔好義者歸項羽而奇才異能頑頓無恥者爭歸高祖以高祖能榮之以爵重之以祿也先主無尺寸之柄起於流離困苦之中從之者不獲享富貴之樂轉徙道路出百戰之力僅免於死而皆敬事無懈矢志不離誘之不動此亦前古所無者矣吾故曰得人莫奇於先主也且先主料敵制勝之才不及魏武席已成之勢不及仲謀而卒能伸大義於天下興偏安之業成鼎足之勢者以得人之力也觀其病篤而告武侯以馬謖爲不可重用則其知人之識有君子所不及者矣夫國以有人興以無人廢能知人而善用則致治撥亂之

要已操之無遺古聖人所謂不下席而天下治者胥不外乎是豈獨先主已哉

夏禹儉德論

古今之世變本於風氣風氣之變其始也有所自來其終也有所必至聖人知其變之所由來也而善爲之[illegible]知其勢之有必至也而先爲之防是以習俗能定於一天下安率由之常而不知聖人轉移之迹昔者洪水旣定天地告平成矣民治以安舜乃和之以六律八音飾之以山龍藻火天下之治漸入於文也夫風氣旣開則其勢將不可復止人心用是變焉制作由是起焉繼之者踵事而增之不數百年而樸者可盡改爲華則文之盛也不待成周之世矣使其文不至於遽盛者禹之力也禹承舜之後節衣服陋宮室躬行儉約以率臣民崇敬爲是勤苦哉

誠以治啟文明而人心卽不安於簡陋懼其更有以文之也且患難初平民自勞而趨逸自苦而就樂夫逸則淫樂則湯不有以節之則嗜欲將至無度而情僞日生故豫防其失以貶損爲德以樸素相高使民治復於隆古自是以後歷殷至周而文治乃極其盛夫當風氣初變之時以一人振厲天下之衍至千百餘年而變始至極焉非禹其孰能之也是故天下之美不可以遽盡也有不盡以待後人則善矣且夫世變由於天運而風氣習俗實操之聖人唯聖人因時以制宜建中以立極斯能以人力奪天非徒僉德之足法也而區區補救已然之後者其斯爲目前之治也與

賈誼論

君子不得志於時者或見知於異世異哉以賈生之才當時不

能盡其用而後之人亦莫白其志此可爲歎息者也夫生以弱冠之年負命世之略其規畫深切利弊近則救時遠可以復古雖聖賢處此無以易其計使其不死文帝必終用之而漢治庶幾比隆前古史稱誼之所陳帝以次施行則帝之於生雖不卽用爲公卿未始不聽其言矣其不盡行其言者以其早卒也夫早卒生之不幸亦漢之不幸也漢用生一言而七國之變終不能越梁而害漢生之謀且見效於數十年後矣使生不能盡其才者天爲之也生之遇漢文也初爲博士遷爲中大夫者有年謫爲長沙王傅者又踰四年既還爲梁王傅者又有年時見天下制度不立匈奴侵邊乃發憤而陳爲治安之策彼自以恩遇最深受知已久故不辭痛切陳之雖出以太息流涕而不爲過安得訕立談之間遽爲人痛哭耶且蘇氏亦知賈生之死爲梁

王死耶非因漢文之不能用而死耶梁王勝墜馬賈生自傷哭泣宜也毒恨不食歲餘竟以悲死則憤之過於厚也觀過可知仁矣夫過於仁不失爲君子而況爲其主乎爲主死而義不忍獨生誼之死誠未可以厚議也而子瞻乃以爲不用而死豈不誣哉方生謫長沙後文帝思之既召還見於宣室前席而聽其論自以爲不及乃用爲梁王太傅夫梁王帝之愛子也少而好學故令誼爲傅不親信之而能若是乎生既在梁而朝廷數問以得失不思用其策而待之如此乎親之信之且思用其策矣尙何不遇而自殘之有且夫有志於利國者必不急於謀身有高世之識者必無營祿之念以王者之佐而猶以功名得失之見度之何淺之乎論生也至稱生之才志而貶其識量亦不能得其實夫生之量固未見其爲小而識亦未見其不足也昔者

絳侯讒生矣及絳侯繫獄生上言遇大臣宜有禮以此諷上量小者固如是乎夫識旣足以洞今古明禮制防未然之患致累世之安而猶以爲不足何也吾意蘇氏所謂不足者不知深交大臣以圖進用而遂其志也夫必深交大臣而後可以得志此固賈生所不願爲也以此論生之識則誠乎其不足也且蘇氏嘗善司馬光矣光事有不便軾獨立異同夫光爲道義之臣與絳灌不同日論矣已尙不欲强合而謂生爲之乎當生過湘水爲文以弔屈原蓋自恨遇讒而不得行其道也非介懷於失職也若以當時之縈紆鬱悶爲生病然則屈原之放逐又何以怨乎世徒見蘇氏有不善處窮之言遂謂生之夭絶由於遷謫不用雖名臣如孫文定亦謂生鬱長沙爲少不更事是皆讀漢書不詳之過也夫所貴乎論人者爲能平心以察實也考之不詳

知之不審而輕於立議是徒逞一己之意見而使前賢蒙垢於異世也夫蘇氏其失之偶者也近時士君子論古大抵類此嗚已矣古之人有所謂屈於一時而伸於千載者難盡以望之後人矣賈生之志尚不能見白況其他乎然則爲古人者不亦難乎然子瞻之論生其意固有在也彼謂生不愛其身而已數被斥逐九死無悔爲能善處困也彼且以爲賈優於生也嗚乎三代而下果有優於生者其人哉

荀卿論

蘇子瞻以李斯之亂天下出於荀卿吾師惜抱先生辨之以爲秦壞先王之制始於商鞅不始於李斯斯之相秦亦未用荀卿之道其論明且篤矣然子瞻豈不知荀卿過不及是而故欲文致其罪哉彼意不在荀卿假荀卿而發也夫荆公之學雖不及

荀子然其所本者王道所稱者禮樂其高言激論未嘗不相似也子瞻見荆公欲興三代之治而執拗不通終以僨事故論荀卿而直指之曰意其爲人必剛愎自用而自許太過此非切中介甫之失乎新法之立託於先王其意本以治天下而非以亂天下其黨章惇等假其說以快報復卒至病國害民流毒海內此雖羣小之罪未始非荆公爲之階也故因李斯之禍而追咎於荀卿亦事之適相類者也荆公廢夫子之春秋以天下之賢人君子爲不足用特激於一往之意氣以孤行已見其後紹述之者乃欲舉天下之善類而悉去之忠良盡矣國亦旋壞此固荆公所不及料者也故曰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又曰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不知其禍之遂至此也嗚乎是亦可謂垂涕泣而言之矣子瞻論古之文多借諷時事如始皇論及此

篇是也彼言法宜平易以戒人主之果殺此則隱指執政亂國而推原致禍之由其意一也吾師所論者明荀卿之賢以斥其誣爲是非之公言之也余所謂者原子瞻之心而畧其辭乘時事之實言之也

楊墨辨

天下有聲聞過情者即有罪浮於實者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察者原其心定其實也夫楊墨之禍仁義有害於聖道夫人知之不待言矣然當其時學者雖宗其法而世主不從其言何者天下方以攻取征伐爲事所尚者兵家之謀縱橫之策而墨子之學徒爲當世學者所稱其用本於節儉而行以慈愛與殺人善戰之意相左故其術不能行於列國而天下未至於懼害秦既强盛以殘刻暴虐亡其社

稷咎在專用刑名非楊墨之害也漢定天下百餘年矣而嚴刑峻法猶沿秦之餘習此商鞅申韓之流毒於天下後世者深也而韓退之以為秦亡天下卒滅先王之法其患由於楊墨肆行而莫之忌夫楊墨信有過矣必以商鞅申韓流毒之罪加之楊墨亦楊墨所不受也夫衆惡之而不察其實是以有過甚之言也楊墨之患在亂聖人之道孟子辭而闢之使孔氏之旨仁義之言復明於天下功亦偉矣不必多為之辭以為孟子重且周之末諸子衆說相競而起自兵謀縱橫而外可以病民誤世者不知凡幾孟子不屑拒者以其出於權變詐力唯楊墨託名道德悲其近理亂真不得不急排之以維正學且其所謂無父無君者亦充類至義之盡言之耳充楊氏之道可以至於無君充墨氏之道可以至於無父而後世之服習孔孟者或有君父之

名而無其實則何也豈又昔者楊墨之所竊笑也

讀詩說上

古之教者始於人情故論平而行之有效後之教者純以天理故論高而行之無功古之爲教使人樂之後世爲教使人苦之孔子之教有四以文爲先文莫大乎六經經之垂爲恒教者有三以詩爲冠夫詩者所以治人之性情也以古人之憂樂動天下之心思使之出於正而已矣樂正之所崇下學之所事自成周以來罔不由之故學而有得者必通乎詩是故多聞强識精於名物之訓可以爲博矣未可以爲善讀詩也感物造端升高作賦可以爲大夫矣亦未可爲善讀詩也古之善爲詩者施之於爲政用之於立言故先王之教以詩也可以正人心焉可以善風俗焉君子之學於詩也可以厚性情焉可以變氣質焉夫

難變者莫若氣質惟詩能之至於變化氣質而其功用大矣孔子論爲學之序首曰興於詩言感發心志舍詩則無自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言初學之要必先之以詩而後本末鉅細可以漸底於成也其告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言修之於身而化成於國王道必起自近也夫教亦多術矣而感人之速化人之深無如詩之顯且易也自古聖賢未有不得於詩教而能造於大中至正之域也後世以聲律詞藻爲詩舍六藝之正以求一言一韻之工於是五七言之體興而三百篇之誦讀視爲具文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學之所以淑其性情皆置而不講矣嗚呼此人心學術所以不如古與夫聖人之爲教也固不能奪天下之所安而予之以所難也亦因其情而利導之也夫詩者所以順人情而導之以正也順情而導則其

教易行而學易入故詩爲雅言之首而學者之始事必由是焉是故善讀詩者因古以觸今感物以見志沈潛乎諷諭反覆乎篇章而慈仁忠孝之意油然自生父子以恩君臣以義兄弟以和夫婦以順朋友以厚此皆天性之發於中而不能自已者也夫天性之發非出於矯飾故詩之移人情也亦動於自然而非有所苦焉且夫强之入者去必速貌爲合者神易離惟詩之感人也因其天眞之動故雖草野閭巷亦觸於歌泣而不自禁唯人之感於詩也本於中心之誠故能欸慕流連遂被其潛移而不自覺此詩之爲道所以爲治心之方入德之門而賢愚皆可共勉者也夫溫柔敦厚者詩之旨也纏緜悱惻者詩之情也人必有纏緜悱惻之實意而後可炳爲事功蘊爲道德否則鋪張砥礪亦僞而已矣故正人心善風俗莫要於詩故讀二南可以

奮興列國可以諷刺正雅可以則變雅可以怨幽可以圖始頌可以樂成故詩者中和之用人之所不能忽者也故繹其辭歌其聲婉而不隱直而不犯和而不隨怒而不迫躁心得釋焉矜氣得平焉容止得安焉故詩之始可以厚人性情其繼也可以變化氣質夫氣質變乃可入道詩之功至此成焉故有志聖賢之術者不敢須臾離詩非徒以之澤躬而已後之才士既不知古人之所以為詩故流蕩而不知檢後之儒者又擯詩為詞章而不知因人情而示之則故并置三百篇之宗旨而不以之為教於是專以禮義之說防閑天下而天下終決而去之是強制其心而非性所樂從也是以能暫而不能久陽奉以名而陰客以實也夫先王之昭法垂戒孔子之開示初學者其言具在也而必別為名目以曉世焉是亦讀詩不詳之過也

讀詩說中

然則讀詩之法奈何曰從容諷誦以習其辭優游浸潤以繹其旨涵泳默會以得其歸往復低徊以盡其致抑揚曲折以循其節温厚深婉以合詩人之性情和平莊敬以味先王之德意不惟熟之於古而必通之於今不惟得之於心而必驗之於身是乃所爲善讀詩也然則詩之爲教也得非創懲之意少而誘勸之意深乎曰其誘勸也卽所以爲創懲也顏子不云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夫聖人之教賢者尙必誘掖以至於道况中材以下乎夫詩者先王誘引天下之人而歸之於善也禮者先王整一天下之人而納之於軌也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好惡形焉嗜欲紛焉驟而束之禮法則理不足以勝其欲先王於是誘之以詩故詩者咏歌其志也所以使人沈潛於古誼流連於物情

也所以感發其善良而導掖其心思也所以動人惻怛之懷而深以愛慕之誠也夫心既與善相入矣既與善漸覺相安矣尊君親上之誼藹然溢於寸衷然後教以禮義而示以儀節別以等威而飾以文章動作有常進退有度夫是以視爲宜然而不至扞格也且古朝廟燕享之地其分秩然有辨猶恐禮勝而離必歌詩以通上下之情以聯君臣之誼何况教誨庸衆導啟後學非藉詩以誘掖之安能遽束其身於軌物哉夫心感於善則不善自不足動其中故詩之用主於誘勸而懲創即寓其際也故君子之爲教也其過者抑而裁之其不及者誘而進之以明吾道以伸吾學要歸於有濟而已程朱之教人也以窮理主敬爲宗夫主敬則誠善矣而初學者或不能致其力程朱之言如此孔子所以教人者如彼故因論語之言而推衍之使後之君

子有所折衷焉

讀詩說下

夫子告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夫學詩所以能言者豈非以理達氣和故言之有序與豈非以熟悉於列國之風土民情故使於四方有專對之才與抑或有得清風肆好之旨故論荅之際言之成文與是三者皆所謂能言矣而不盡是也夫古聖賢立言未有不取資於詩者也道德之精微天人之相與彝倫之所以昭性情之所以著顯而爲政事幽而爲鬼神於詩无不可證故論學論治皆莫能外焉故中庸言理之無聲無臭其義精且密矣而必即詩言以推之孔子閒居言五至三無其辭美且盛矣而必以近於詩者明之其他如孝經之所述禮記大學之所稱坊記表記緇衣之所引無不取徵於詩何者理無盡藏非觸

類旁通則無以見夫詩者觸類可通者也觸類可通故言無不盡引而伸之其義愈進焉古人之於言有因事及詩者矣子貢之悟切磋是也有因詩及事者矣子夏之悟禮後是也有詩如此而意如彼者矣孔子因緡蠻黃鳥而悟人之當止因執轡如組而悟為天下之道是也若夫旨已暢而言已盡復假詩以致其反覆之意以寄其咏歎之情則自古立言之體皆然此詩之所資者大而不盡在夫辭令之善也夫言其一端而已用是知古人讀經其求得於身而切於用也有如此夫

書無逸後

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余讀無逸而不自知慨歎之何從也嗟乎周公之情其見於此矣公以為天下之事無不成於勞而敗於逸也故述民生之細故稼穡之艱難以告王焉其意與豳風

相出入爾風勤而不怨無逸安不忘危豳風民樂於趨上無逸上勤於恤下其憂之也深故不覺其言之長也其言之愈摯故不覺其詞之永也夫典謨之言大矣美矣盛矣然莊嚴肅穆讀之可以起敬至於一篇之中反覆致意使人低徊而不能釋未有如無逸者也夫聖賢之意既盡於辭矣而情有未已則浸淫以伸之咏歎以出之夫無逸者聖人咏嘆之書也咏嘆之言多出於憂患公之作此其亦有爲乎繼此者其惟立政乎下此者其惟秦誓乎立政以用人爲急故叮嚀誥誡之意周秦誓因悔過而作故憂思感嘆之意切是三篇者雖王伯不侔而皆言複情深莫不有咨嗟太息之誠一往無窮之慮書也而近於詩矣夫三百篇之可服膺不必專在抑詩也而南容日三復白圭以自勵其失夫各有所當也書以七觀爲重不在無逸立政與秦

誓也而余時取是三篇以味乎其言亦各有所取也

讀荀子

荀卿有云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痛哉言也古之論治者未有如此之切要也三代以下家國天下之得失盡乎是矣夫古勵治之君救時之吏於民生國是無不備求至熟然用力勤而成功少者則以其好詳之過也荀卿之學其醇雖不及孟子而明於禮制嫺於世務有管子之通達而無其挾私用術之見葢正而不失之迂者也其推闡道義稱說先王於儒術多有發明特其辭過激耳至論治理之當否則切中事情得其大體眞經世有識之言惜身不見用未展其所學夫儒者之言治詳矣世變時殊其說卽不能行荀卿一言而百世之利病悉見然非生於亂世激發當時亦不能爲此議也且諸儒之言多

文而荀卿獨簡直捷當痛快深切則與其人之性亦適相類云

讀呂覽

秦相呂不韋集賓客爲是書也其言道德專以貴生養身爲主無卓絕異於人者要其大旨實莊生之棄餘耳然綜貫古今瑰麗宏博且所載多舊聞軼事而三代典故猶有一二之可考於後此好古者所不能廢也夫不韋以詭術取富貴而復托名著書與儒生爭千古之長雖曰好名不猶愈於居高位而蔑棄學術者乎鄉使身不見殺終相始皇以有天下必將緣飾先王之禮文以傅世俗稱譽而焚書坑儒之禍不作三代之遺制必不至蕩蔑無存矣然不韋好士致食客數千與四公子同而四公子之著述無聞於後即魏無忌兵法當世所豔稱者亦至今不傳焉而不韋乃獨以此書顯名後世至見採於禮經斯可謂善

於竊名者矣夫不足稱者其人也有可取者其書也夫人亦視乎所託而已道義之說往古之事君子修之以成其德賈人假之尙足以成其名而當時之有權位者其智量反賈人之不若悲夫

書山海經後

以古書爲盡可信乎山海經之言怪物太史公存而不敢論矣以古書爲不可信乎東方朔之識異鳥劉子政之辨械人皆取徵於山經其所載固非妄也然則何以折衷曰吾聞諸陸子愉云山海經者禹鼎之圖說也禹鑄九鼎象百物使民知神姦凡天下山川草木禽獸鬼神之殊狀莫不備列故九鼎者所以圖其形也山海經者所以載其說也形著於鼎矣而不能詳其故必假說以明之故山海經之稱引繁焉自禹鼎亡而是經獨存

儒者見其多言怪物遂疑非古聖之書不知昔之爲此書者專以備紀怪異使天下洞知百物之形狀而不惑蓋與鼎圖相爲經緯者也世儒既不睹鼎之遺象則是書之業譏於千古也宜哉

書素問後

上古聖人之訓後世有不得聞者矣其散見於遺文逸史者單詞片語猶或寶而重之求其連篇累辭言之成文本末畢具者未之見也若素問者雖未必果出於黃帝而奧衍奇博窮極精微蓋非秦以下所能爲也意者周末良醫守所傳於古術所聞於師遂推衍以成此書與先儒推崇不廢已有論及之矣其言五行之紀較月令之辭尤古其言六氣生疾與左氏醫和之言相爲表裏其言五運終始爲後世陰陽家之所祖述信乎淹貫

賅洽兼三才之蘊而莫之易也嗟乎事有重於古而輕於今言有當於前而忽於後者衆矣醫之爲術後世列於方技而古帝王子養羣生參贊化育所以盡人物之性以遂天地之和者原不欲一夫之戕其命是雖一術之微亦必使由盡其道故其時歲無疾癘民無夭折固由政教之和亦未嘗不有資於此也夫古聖人孜孜以講求者初未敢以爲小道也後世爭爲無益之學而切於民生者畧焉是書流傳雖古世人徒以醫家之言目之此好學之士所以歎息夫世變也與

書韓退之伯夷頌後

韓子所以推崇伯夷者美矣至矣蔑以加矣然彼非無爲言之也伯夷當商周革命之際獨顯斥其非且以一死存萬世君臣之義固其立行之高亦所見之能決也夫聖賢之事何常亦決

於義而已矣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故士之有志者無得失之見易無毀譽之見難不惑於流俗之是非也易不動於君子之臧否也難伯夷行一已之安且以衆聖人之行爲恥而近世之抗志希古者乃爲一凡人之毀譽所奪此退之所以慨乎其言之也且退之亦嘗負當世之謗矣夫不爲天下所共非者必不能成一人之是當退之卓起波靡中爲衆人所不能爲犯天下之不韙其所謂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雖頌伯夷倘亦有自任之意乎且彼排二家於千載之下挽頽波於八代之餘百折九死不易其志是誠舉世非之而不惑者矣故其論古於伯夷有深契云

書毛穎傳後

人之情有不可以理解者韓退之之闢浮屠也其辭有益於世

教者也而柳子厚不以爲然其爲毛穎傳也辭之近於滑稽者也而子厚見而驚嘆豈嗜好之偏占人亦有不免者耶非也柳之於韓業同而趨向異者也韓子志在明道故力排異端以維聖學柳之致力於文辭也與韓同其好奇亦同故得此傳急欲與之角力而不敢懈其不能拒浮屠者根本之學不足也且柳以遠竄不復與世汞棄故遺物放志有取乎釋氏之言韓柳之不能强合如此君子之取友唯其是而已矣奚必以同乎已爲賢哉

書退之與于襄陽書後

學者多薄于公之爲人而譏退之不宜與書豈惟世儒卽余亦嘗病之矣然退之豈輕於自待妄爲言以干人者哉彼必有以取之抑或其貧不得已也昔夫子嘗言衛靈公无道而稱楚昭

王知大道矣然子於楚昭一見則去於衛靈公則眷眷不置適
衛者再焉豈惟衛靈於公山召則欲往於佛肸召則又欲往何
夫子急於行道不擇人而自輕也又何以一言若彼而行若此
也孟子其知之矣不曰交以道接以禮乎夫天下諸侯賢否不
同安能必其盡當吾意其能以禮來者以禮相接可也雖聖人
不拒也其不能以禮來者則以禮自守可也雖聖人不能強也
賢如楚昭而薇讒不用吾子子亦不克留為其先信人之專也
不賢如衛靈而禮貌加厚子亦不忍遽恝為其有好善之誠也
韓子致于公書或以其才之通於文學而倘可以言與觀其復
書曰子之言是則于公非不能知人者此退之所以有取爾也
不然夫豈不知此咫尺之義也且退之無可厚譏者也世之譏
退之者非以其求知於公卿貴人乎非以其迫於饑寒而徼祿

是急乎夫公卿之勢位與天子孰貴微祿之需與尊官要職孰重退之直行其是發言不顧君上起而履蹈爵位不足以係其心彼於人主且不稍爲貶屈而何有於公卿貴人乎死生且不避屈而何有於微祿乎所以始求遇於先達者貧不得已非其本志也且彼以文章相與非以勢合也故君子之與士大夫也有善則必取之不必過於苛也有失亦必知之不欲爲之諱也夫于公能用文武是其才智之可取也故退之於此書則盛稱之其急於聚斂是其爲政之顯失也故於送許郢州序則切規之君子之不苟於異同如此此以知其非妄爲言以干人者也夫論人者當略其迹而求其心以伯夷之清遠不善如恐其及而孔子特舉其不念舊惡以柳下之和無不可以隨衆而孟子亟稱其介觀人必於其深也後儒論人但以其迹而已矣且獨

不見夫呂覽之言乎季氏劫公家孔子欲諭逝則見外乃受養
而爲之說魯國以訾孔子聖人且不能見諒於人况退之乎吾
昔讀朱子之書於退之有深病焉旣而考孔子之言行於退之
乃深信焉夫論人亦折衷孔子可矣論韓子者亦取其大節觀
其全行毋苛於一端斯得矣然則退之致書襄陽於道果爲是
乎何其爲是也有韓子之志則可無韓子之志則諂也

桐城劉　開方來

學論上

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以轉移者無他也視學之明晦而已矣夫學者修之一室而措諸當世成於一時而應於久遠者也政治之污隆人才之升降未有不自此出也昔者明代之末天下爭爲講章語錄之學束三代兩漢之書不觀其君子以高論爲賢其庸流以道聽成習業病於空疏功廢於右節學術之敝極矣然當時賢才輩出氣節功業卓越今古是何也天下之學皆以躬行實踐爲先爲士者莫不宗法程朱以砥礪於實用故學雖不博而行誼不愧古人即私淑陽明者亦皆有奇節偉行之可稱彼其觀感之效切於稽古之功也我

朝治教休明淹通宏博之士相繼而起一改前代固陋之學於易則採漢經師之遺於尚書則糾偽孔傳之失於禮則探賈鄭之奧於春秋則破孫胡之鑿於詩則折衷小序集傳而兼核草木鳥獸蟲魚之名其用意可謂勤矣援據可謂富矣然詳於名物度數而或畧於義理之是非其後嗜古者益以博為能以多為貴而不顧理之所安厭故而喜新以功令所載為泛常以先儒所言為迂濶於是獵奇好異之習興而躬修心得屛而不論因之以進取加之以希時紛華奪其外利欲亂其中而所謂學術者不可言矣是以人才衰敝不克振起習俗日以浮游天下之士能取科第者足以為才矣而不通治術無傷也有名聞博辨者足以稱賢矣而立身之有虧無損也驟而語以忠信廉節之事則驚愕而不欲聞詢以家國天下治安之計則茫無一得

是非得失之果不如昔也其病起於學之不明而士不以躬行實踐爲事也夫不以躬行實踐爲事則名節不足重而道德文章功業舉皆爲無用之具而可以不必致力唯取利祿之便於身而已此乃學之所以壞也世風之離淳未必不由此也夫所取於學古有獲者爲能多識前言往行以淑其躬也今之君子不師古人之言行而唯剽竊是從排擊是務夫道無不在漢宋儒者之言皆各有所宜不可偏廢也而程朱所以爲後世宗者以其所嚴辨者皆綱常名教之大禮義廉恥之防是非得失之介可以激發心志品節性情所係於日用出處者甚切故國家禮之重之佈其說於甲令用以扶植世道綱紀人倫今也寸長之人皆厭薄程朱而口不稱豈朝廷所以崇學教士之意乎且世之言漢學者皆宗康成矣康成德足以長人智足以進

禍節足以勵俗彼之所知也不慕其名德而但取其記誦之精此可為善學康成者乎且朱子之與康成固異世相需者也有得於先聖之微言者不可遺前代之禮制有識量之淵雅者不可無道義之權衡二者恒相需為用今不各從其善而徒挾門戶之私是所爭者小而所失者大也夫勤搜廣探之有功不如從容涵濡之所得為多也異文軼字之資人者淺不如流風遺韻之入人者深也故趙岐以季札諸賢為準程而所成不朽韓愈取法於孟子而為百世師夫以先儒為不必法者其志行必不能越乎流俗也志行不越乎流俗則學為無用措諸當世不足以濟人應於久遠反足以壞俗而君相何以收得人之效哉吾願天下有風教之責者考政治汙隆之由察人才升降之故而以學為急焉略明代學士之失而取其行師

國初君子之善而鑑其獘則人心風俗之所以轉移者未嘗不有賴也

學論中

士溺於習久矣正學之難明如此苟有君子出而救之將屏棄諸說而專以義理之言教天下乎是又不然夫作始者必慮其終矯枉者無過於直漢學未嘗無裨於人也唯自矜其博而蔑委宋儒一代之書棄之不觀所以成末流之習而決裂古先之訓也善治天下者去其已甚而不必盡事更張善論學者本於至公而不必盡同已見擇善而從使不善者歸於善而已矣夫吾之所以尊師程朱者非黨於宋也爲其所論者大所持者正切於民彛而裨於實修可以維持風教於不墜也其兼取漢儒而不欲偏廢者非悅其博也將用以參考異同證明得失可以

羽翼夫聖道也今欲挽頹波而敦名節以義理是非摩厲天下則宋儒之說不可易矣設因此而遂斥漢學以爲無用豈所謂善變舊俗者乎夫國初諸賢唯力矯明代之弊故推崇漢儒以爲讀書稽古者勸非敢有意薄宋賢也而沿其習者日新月盛遂至輕議程朱議之不已遂至攻擊夫攻擊已非後學所宜也然其所譏者猶在典章名物之細此固非宋人之專長而程朱所不暇致力者也猶可爲彼恕也其後抵程朱者乃并及所論之義理夫義理乃宋儒之所獨精攻其短而并沒其長豈非昧直道之公而過爲已甚之言乎無惑乎士心不服而潛心好古之儒莫不發憤太息思攘臂而爭之也今天下亦悟宋學之宜遵矣亦知義理是非之切於用矣而風氣不能遂變者以當世無倡之者也人心同然之理鬱而未發苟在上之君子有以倡

之則應之者必衆化之者必速士習可以振而禮教可以興此非徒士類之幸誠國家之福也然吾恐矯枉過直者將因世儒之失而并欲委棄漢儒之書則又因咽而廢食也夫因咽廢食非達人之通見也然而不能免者理有以信其然勢有所必至也矯明代空疎之習者其流必以宋賢爲非矯近代繁碎之學者其流必將以漢儒爲陋此偏勝之弊非可以力解也爲治者不失之因循則傷於急切見其利而遺其害此政術之通患也講道藝者此重則彼輕此入則彼出救其已然而弊即生於未然此學術之通患也唯天下明哲之君子爲能酌輕重之宜權古今之變當其移風易俗之時豫計其流弊之所極而有以立其至當不易之歸善取其可繼過去其太甚要使道術明於天下而治與學皆歸於有濟而已夫宋之與漢也其學固有大小

緩急之殊也其交相爲用一也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失有大賢者出兼漢宋之長而折衷於孔孟不快一時之論而先百年之憂取漢儒之博而去其支離取宋賢之通而去其疏略本之以躬行導之以惻怛論篤而心公然後衆議可得而定積學不至於偏不然則漢宋之學且迭爲盛衰而言義理考證者其相爭必至數百年而不能已也夫事得其中而後可以杜天下之弊論得其平而後可以息天下之爭是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也已

學論下

漢宋之學既不可偏廢而輕重先後之差學者所以致力可得聞乎夫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故曰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必明於倫紀之訓身心之則始能踐義理之安宋儒之學一

以是爲宗此初學之所宜急也先其大者急者以立其本然後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庶無忝乎爲人而漢儒之博聞強記則多識之功也其能兼治漢學者可以爲通儒其不能多識者亦不失爲正士此宋學之所以異於漢而後先輕重不辨自見矣且夫君子之學知法孔氏而已何漢宋之有哉學之判爲漢宋也自近世之人名之也門戶之見執而不能化也然其弊古亦有之矣蓋孔子之後儒分爲三源一而支派殊也而惟曾氏之傳得其正故學唯求其是耳其源流之分合同異不必論也夫道至孔子備矣然韓愈之求孔氏也於孟子始後儒之求孔氏也於朱子始夫學孟子則誠得矣然孔孟之古至程朱而始明其要歸學問之事至程朱而曲盡其纖悉故有志孔孟者不能不階於宋儒非以程朱爲極則也程朱之生也近其始末易詳其

言委曲明暢而易曉而孔子之道則如天地之運用而無迹也孟子之學如江河之浩博而無涯也學者驟窺焉而不知所措舍程朱之言則無以施其用力之方而得所從入之徑此前代所以奉為標準也然使終其身於宋儒之說而不能上會聖人之微意則又非古人從義之學蓋宋儒四子之功深於窮經朱子之於經各有發明而其精力則萃於集註也程子之易傳取義至精而他經則未遑成書也故宋儒之明大義闡微言開迪後學其識宏矣而聖經之蘊奧則不敢自謂能盡也夫經之深不可窮也猶海之無盡藏也為宋學者徒守五子之書而不知專力於全經其所造何能遠乎且程朱弱冠之時即銳志學聖人者也學聖人不至而始成為鉅儒學程朱不至則為明代之儒者而已矣夫漢唐之際宋儒之學未出也而漢之明禮制者

則有賈生述王道者則有董子唐之倡絕學者則有韓退之是皆不愧聖人之徒也自宋儒表章聖學人才雖盛求有如賈董退之其人者終不可得此無他也賈董諸君生於聖學湮晦之時研窮六經推本三代以一人而盡古聖賢之言行以蓄其德故其所成者大元明諸儒承是非大明之後舉天下而唯一賢人之言是遵是以所見不宏積不厚而業不能更進於古也夫聖無過孔子矣孔子言必稱先王自稱爲好古敏求又曰述而不作聖人之師古如此其勤也夫學孔子而不統觀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迹則祖述憲章之功不見而夫子所以能成其聖者且不能知而況學宋儒乎夫惟不囿於宋儒而後可僅爲宋儒然此但可爲中人以上言之也是故天下魁傑之士不希迹聖道則已苟從事於此始爲不取法程朱則無以爲進德之

甚終焉不驗以古聖之行則無以日新其德夫天下之事萬變不齊也人之情亦百出不窮也宋儒執一定之義以繩天下而不知變通之用是可與立未可與權也夫程朱有功孔子者也而衡以孔氏之意則其不合者尚多焉而僅以博聞强記自命漢學者其於爲學之輕重先後且未能別而遂可謂服孔氏之教者乎

問說

君子之學必好問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非學無以致疑非問無以廣識好學而不勤問非眞能好學者也理明矣而或不達於事識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細舍問其奚決焉賢於己者問焉以破其疑所謂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問焉以求一得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等於己者問焉以資切磋所謂

交相問難審問而明辨之也書不云乎好問則裕孟子論求放心而并稱曰學問之道學即繼以問也子思言尊德性而歸於道問學問且先於學也古之人虛中樂善不擇事而問焉不擇人而問焉取其有益於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聖人擇之芻蕘之微先民詢之舜以天子而詢於匹夫以大知而察及邇言非苟為謙誠取善之宏也三代而下有學而無問朋友之交至於勸善規過足矣其以義理相咨訪孜孜焉唯進修是急未之多見也況流俗乎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學有未達強以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則終身幾無可問之事賢於己者忌之而不願問焉不如己者輕之而不屑問焉等於己者狎之而不甘問焉如是則天下幾無可問之人人不足服矣事無可疑矣此唯師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謹護其失寧

使學終不進不欲虛以下人此爲害于心術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不然則所問非所學焉詢天下之異文鄙事以快言論甚且心之所已明者問之人以試其能事之至難解者問之人以窮其短而非是者雖有切於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已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學之所以不能幾於古者非此之由乎且夫不好問者由心不能虛也心之不虛由好學之不誠也亦非不潛心專力之故其學非古人之學其好亦非古人之好也不能問宜也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聖人所不知未必不爲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聖人之所不能也理無專在而學無止境也然則問可少耶周禮外朝以詢萬民國之政事尚問及庶人是故貴可以問賤賢可以問不肖而老可以問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孔文子不恥下問夫子賢之古

人以間爲美德而亦不見其有可恥也後之君子反爭以間爲恥然則古人所深恥者後世且行之而不以爲恥者多矣慼夫

持盈論

盛則必衰滿則必虧天下莫不同之即君子之道亦不免也名節盛而黨錮之禍興道學盛而僞學之忌起物忌太盛非徒世運之咎也積財踰萬而盜竊焉積書踰萬而火取焉天非不知積書之愈於聚財也而災即隨之者數不可盈也夫天之惡盈也甚於其惡不善也人之惡滿也甚於其惡不義也齊桓公以義會葵邱而畔者九國以其矜也王莽之包藏禍心而始皆悅之者以其下人也夫天道之於人情亦不甚相遠矣高者抑之卑者揚之一定而不可易善則福惡則禍理之宜然者也善有時而禍惡有時而福數之適然者也虛則無不福滿則無不禍

理數之皆然者也理不可過數不可極無論善惡自損者益伊古迄今百不失一有盛卽有衰有壽卽有戚君子小人迭爲禍福聖賢知其如此故應天不以樂而以懼接人不徒愛而加以敬柔能克剛弱能勝强是以積微而彰持盈戒滿爲道紀綱非惟聖賢爲然也雖天地亦不敢自處於盈焉非天地之力有不敢也道固如此天地不能違也是故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且自居不足也日中必昃月盈必虧日月且不能長盛也春夏生長秋冬斂藏四時且有退位也飄風不終日急雨不終朝風雨且不敢過常也夫天地日月四時風雨所不能者而人敢居之乎夫舜之五臣子孫皆有天下以其功德之及於民者鉅也天之篤生孔子其前世之德必遠倍夫諸聖人之積累矣而孟僖子所稱者不過曰恭夫恭者道之所與天之所佑神之

所禍也而從事君子之學者可以察盛衰盈虧之故而不必徒以善惡論天道矣

貴齒論

古之時天下無生而即貴者也故雖天子之元子亦比於士當其入學必與衆齒焉所以明有尊也天下無生而終賤者也故雖在庶人年踰八十以上天子必加禮焉所以明有敬也尊齒敬老之義始於朝廷及乎天下罔不同之自三代以來未之有易也今世情之賤老而貴少者何也新進之人多速成之念重學不以序而名可倖得也此所以鄙老爲無用而輕視齒也班固有言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力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使之優游其心志以漸通夫修已治人之道也故當其未出之時而所以開濟民物之理已講之熟矣及至四十

道明而德立乃可以仕至於五十更事既多乃可以服官政夫仕不必盡待四十服政不必盡待五十然而以是爲斷者豈非養恬靜之風杜浮競之習哉且古人三十而通五經學既成矣必遲之十年而始責以仕蓋欲以漸摩夫學問諳練夫時事也且欲以涵養其性情增益其智識也是以出而圖君措之裕如澤加於生民功垂於方策後世學務早達束髮成童即期以富貴所尚者非通經也應舉之文也所求者非致用也干祿之術也終身出處之事而旦夕圖之賢者不能寬以歲月以深其稽古之功愚者無所勞其心思而皆有驟獲之意一旦得志授之以政無怪其不知所措矣學之出於鹵莽治之所以敗壞豈不由此是以舉世紛擾澆薄成習士競急於利祿年甫踰三十而不登第者則戚有不遇之感遲暮之悲嗟乎亦知古人是時尚

未敢言仕耶夫昔之以衰老爲懼者恐其德不加修而行不能力也後人以衰老爲懼者其未達則嘆進取之無望其既達則恐蒙華之難久也故世有宿儒耆彥學行重於一時而後生初學輒極侮之而不爲加敬而其人亦自傷朽鈍無復毅然之氣此何故也古之人以其身爲仁義道德之身年彌高則識彌進而令聞日隆故天下皆以齒爲貴後之人以其身爲聲色貨利之身年愈衰則力愈耗而不能有爲故天下遂以齒爲賤也夫齒者先王所以尊之敬之而不敢忽者也國家優老之典未嘗不隆也而世情以早達爲重馴致其習以至厭棄老成三代如彼而貴後世如此而賤可以觀人心之變矣

隱逸論

天下有無用於朝廷而實關於世教者隱逸是也夫隱逸者起

於上也抱道之士自高其節不慕富貴其次則憤世嫉俗辭榮祿以就所安其次則知時之終不可為而伏身田野又其次則不得志於時遂絕意進取雖所處不同要皆志行之不屈者也春秋而降隱逸之著名者衆矣而最為孔孟所稱者莫如伯夷叔齊伯夷隱居北海不仕亂世孟子稱為聖之清又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誠以振厲末俗足以為百世之表率也是故有伊尹之任而後之君子始知以擔荷世道為重有伯夷之清而後之君子始知以輕棄人爵為高故隱逸者盛世所不諱而賢聖皆有取爾也其身雖不欲效力當時而其風固可以激揚士氣敦崇名節未始無裨於國家之風俗也竊怪夫元明以前何隱逸之多而明以後高蹈之風日微何也豈禮治休明人才畢用而野無遺賢與然治莫盛於唐虞矣以唐虞之

隆尚有巢由之介而後代之隱逸無聞者政教為之也夫隱逸者古時仕進之一門也其人不必意在仕進而人主固亦以此為求賢之途也漢時嘗令郡國舉遺逸矣唐時詔求山林之士矣猶懼其有抑滯也於是有不求聞達之科以致之六朝尤重隱士無其人則朝以為羞迄於宋興此風未衰故种放以處士而驟至通顯林逋不願仕則賜粟以表其高夫三代以下隱逸之人其心雖不為祿未嘗能忘乎名也其假隱以為仕宦之捷徑者不足論矣即真有高尚之操如嚴光何點其人者亦未嘗不有意為名高也若既薄榮祿而又全無為名之見則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矣此惟聖者能之而豈可望之隱士乎且夫習俗無定向也人才有由成也視上之所為而已矣上徒以爵祿待士則容悅之人進矣上以正學造士則守道之人進矣上求

有用則才畧之人出矣上求忠諫則氣節之人出矣上求遺賢則隱逸之人出矣上之所向俗之所趨也上之所棄俗之所背也彼隱逸者其元明以下俗之所背乎自王安石以經義取士明代用爲制舉之學驅天下之人而出於一途率天下之才力心思而萃於時藝凡古所列衆科之目皆不用之求士矣況隱逸乎天下之士既輾轉於制舉之業而不克自振也又知上之不以隱逸爲重也且樂富貴而厭貧賤人之性也彼其所以甘處巖穴者自以不能强合於世而終有見知時耳若使淡泊枯槁以終其身而朝廷不見知有司且置之不問彼亦何樂而爲是絕特之行耶且彼縱不欲榮身獨不思有闘於世耶寧有苦心志敝身體捐祿位棄榮名而甘此寂寂者耶既不予之以利復不畀之以名則天下之有志義道功業文章者皆不足以相

勸獨隱逸然耶且以後世之時勢度之卽有不爲利祿不爲名高如古抱道之士亦不能自成隱逸之行非力有不堅也勢不能也昔介子推之母能與子偕隱梁鴻之妻親操井臼而相敬如賓禮教昌明閭門之內得行其義何俗之美也後世功利嗜欲中於人心者深仁義廉恥舉不知爲何物天下習以軒冕爲重有不志於進取者則羣以爲不才國人怪之鄉里賤之師友議之而其親戚妻子亦阻之其父兄且引大義以責之如是尙何能遂其高隱之志乎此所以自明以來數百餘年而流風遂泯也其勝國諸賢當革命不仕者乃義之所限非其心之不欲仕也故士之守道與才畧氣節倘有後先間出者矣而隱逸遂至絕迹當此之時苟眞有抱高尙之操者出於波靡之後則其益於人心風俗轉愈於功業氣節以其爲數百年之所不爲也

而其人竟不可得即有其人亦不能決志隱逸何也無百畝之田以自給也無菽水之資以奉親也夫自堯舜以迄唐宋所以欲求隱逸者如此其衆也所以作養而成者如此其久也有明三百年已耳數千年重之而唯恐其或遺一朝棄之而消除殆盡則政教轉移之有權而習俗之囿人者甚也夫無隱逸則天下無廉節無廉節則士不知有恥其爲患豈淺鮮哉夫不能慕伯夷之清必不能效伊尹之任所謂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孟子之任近於伊尹矣所以尊崇伯夷者爲世道人心計也彼其身雖不可得而用而能起百世之頑懦斯亦足矣吾故曰隱逸者無用於朝廷而實關於世教也

春秋貴賢者備論

記有之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春秋貴賢者備其古人

言之一端者乎於春秋之通義則不然矣而後之儒者寛於責已嚴於論人使天下之賢人君子抱遺恨於千載皆此言有以誤之也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又曰無求備於一人其論管仲則亟予其功而畧其過是孔子未嘗苛論大賢者也趙穿之弑靈公宣子未始不與聞焉春秋書曰弑君盾亦不可逃之罪非因其爲良大夫而過繩以法也公羊不云乎春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左氏稱善人爲國之紀祁奚之救叔向以爲將十世宥之夫好善且及子孫宥善且及十世而況其身之微失乎以其爲賢人而寛之則有之矣未聞其更加刻也夫大易之用主於扶陽抑陰故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夫君子乃天下古今所共宜矜惜者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聖人之樂與人善意如此其厚也儒行言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聖人

爲賢者愛名心如此其至也夫以人情澆薄習俗頹靡苟有拔出儔類者奮於其際是世教所關而道術所賴者也猶將推許之以勸學者今一有未至而津津議之不已不亦沮天下向善之心乎昔夫子不輕許人然於子桑伯子則稱其簡於令尹子文則稱其忠於陳文子則稱其淸夫子未嘗沒人之善也夫有子張之復問而後以未知仁爲答若使不詢及於仁則子已贊其忠淸而無貶辭矣何責備之有焉夫責人之詳始於孟子孟子當百家競起之時聖道汨於邪說故抑管晏排陳仲子非嚴於諸賢而好爲深論也不得已也以爲不如此則理不明而孔子之道不尊也後儒承聖學大明之後是非顯出而於前代賢者攻詆殆無完膚毋乃非忠厚之道乎且賢者固不可測其迹如是其心未必然也其所成之學行可知其所處之時地難概

斷也而一切齊之以空文執之以定見何由盡其詳悉哉是故爲治不求備於人始可以盡天下之賢才論學不求備於人始可以平天下之心志夫自有責備賢者之言小人得以自覓君子相率畏忌逃天下之爲不善而阻天下之爲善使天下獨被其辜皆自此一言倡之也故吾博考春秋之義遍徵諸孔子之言採公羊左氏之所記會大易儒行之用心孟子之不得已者由彼後儒之過爲論者以此然後知向之所守者乃一端之言非春秋之通義也

論古上

甚哉人情之難言也大學傳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余讀之而感且歎曰是其偏也豈惟於人有之即論古亦不免也夫君子之衡人也以義之是非不以己之嗜好昔者

孟子嘗以伯夷爲隘矣以柳下惠爲不恭矣至論其敦風厲俗則尊爲百世之師且與伊尹孔子並稱爲聖其不願由者如此而所推崇者如彼是以理各有宜而不能執爲一也人求其是而不必合於己也此所以爲聖賢之言也後之君子同乎己則喜異乎己則怒無服善之公有爭勝之念其於古人見爲是則不知其非見爲失則不計其得甚者拘其迹而不察其心苛其小而轉昧其大夫度理而不審者常有此矣度理審而不得其情得其情而不揆其時勢尚不足以定古人之賢否而況以好惡爲軒輊乎嗟夫後之君子行患其少言患其多古人所行者者道道則後世可共知者也可能言者也所存者意意則當世有不欲自白者矣有不能盡知者矣後之人何由盡測之世儒好爲議論妄以己見臆度而古賢奸之隱微不辨於是一事之

短遂貽其終身一語之善遂信其平素嗚呼古之人亦有幸不幸者耳其僥倖於一夫受誣於千載不誣由昏庸之口也

論古下

曰然則後之論古者其盡非乎曰非執於已見則狃於傳聞也其失均也且後世之谿刻論古也何爲也哉以爲出於憎愛與則古人之於後世非有恩怨之相值也非有美惡之相形也宜無所用其偏也然而熟之於誦讀接之於夢寐其嚮慕如不及者必其性之相近者也否則其言之有當於心也否則其所能者已亦思習之也否則其所處之境同也其故爲排抑者必性之所不愛已之所不能學者也不必其人之果無取也其不敢顯爲倒置者必天下公是公非而不可易也然則謂能免於愛憎吾不信也夫義理之安人心之同然聖賢以之爲立論之準

今乃以私意昧直道不亦異乎夫識不足以見物非智也不能平其心以論人非公也執一例相繩而不揣其難易非恕也不公不恕謂之不仁夫不仁之人以好高務勝爲名假聖賢正說以文其陋妒人所能覆已所短專爲違心之言欺人之論以自表異彼於古人且可以逞何有於世之賢哉嗟乎士亦自行所安而已矣高明者務歸於檢沈潛者務崇其基有不疑疑則必闕有不言言則必愼其交人也善者以爲師不善者以爲戒若夫以攻擊爲能寬於繩已嚴於責人輕於論古是乃今士之所長而昔賢所不敢出者也

論官

君子欲行王道必由近以達遠欲通政術必由下以逮上上則宰相近乎君下則令長近乎民近乎君者勢易行近乎民者事

易知宰相得人則官無不賢令長得人則民無不理民者地氣風化之所係國是人心之所存者也唯民邇於令長唯令長習於人民嫺其地利歷其物產悉其土宜是故知爲縣令而後能爲郡守知爲郡守而後能爲監司知爲監司而後能爲節鎭知爲節鎭而後能爲宰相何者事熟於已經理諳之有素也詎不云乎知事人然後能使人然則能爲守令遂可以死不宜乎是又不然人之能各有所偏同溪曲港非輕舟不能達至涉大海歷風濤必高檣巨舫而始坦然無恐古之人有才堪一試而不克當大任黃霸守潁川治行爲天下第一及履相位無所建明故世有能勝縣令而不可爲郡守能勝郡守而不可爲監司能勝監司而不可爲節鎭能勝節鎭而不可爲宰相何者器量有廣狹職分有攸宜也然天下官治之修其始必端自宰相人君

能用賢相以進退百官則自節鎮以至令長各以次得人而萬物莫不就理所謂近乎君者勢易行也夫朝廷爲法令所自出之地州縣爲政事所必先之地講求治具必於有司之職求之所謂近乎民者事易知也然有司間有得人而大臣之賢不世出有司之善曰清曰慎曰勤而不足以盡大臣大臣治舉其要徒清必至於絕物徒慎必至於畏事徒勤必至於侵官是故有司於天下之事貴其有所知有所能大臣於天下之事不必盡知不必盡能夫不盡知者非不欲知也力之所精唯知人而已矣不盡能者非不欲能也力之所專唯能用人而已矣能知人能用人則凡天下之所知所能者莫要於是而大臣無餘事矣日月之光其照亦有所不及通治體者不察及秋毫後世君子往往以大臣之尊而下代有司之任是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

也夫明於細者必蔽於大自非周公之聖諸葛之才鮮能洪纖俱悉故孟子之論仁智必以急先務急親賢爲要夫以事及人則所被猶隘以人及人則天下不爲遠矣余觀於前古而不能無感作論官

知己說

韓子云非知之難處知者實難悲夫士以遇知己而名著亦有得知己而遂至行虧名辱者可不懼哉余觀穆生在楚以未設醴而去未嘗不怪其忽然徑行負疇昔知遇之意及見後世君子處鄉里之間其才氣學識卓然異乎衆人一旦受當事之知遂心馳勢利變剛正之操以事媚悅所求未獲已爲天下所非笑然後知古人不屈道以狥私者乃善處交游以全人己之美也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是故天子有不召之臣王侯有不

屈之士將軍得指客而身說事如使受知者皆譏諂面諛希迎意旨圖旦夕之安而忘其所有事卒使世之論者謂下無可與之實而上無知人之明此豈遇合中之美事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光武知嚴光之不能屈而不絀以君臣之法獻子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故士之自負也愈大則其自待也愈重抱傑出之奇材逢破格之賞識而即欲順從求悅者是不以道義自處而又以世俗之心待君子也夫輕合者必易離故其始必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信陵之客三千其最難屈者莫若侯生及毛薛二公然卒賴其力以建功入國顯名天下嗟乎非常特達之士亦未必不終爲人用也夫國可以禮屈而不可以勢束也持尺寸之絲以繫北溟之鵬雖欲爲之迴翼豈可得哉然而有子夏之賢猶未免出見紛華而悅吾誠爲士之

有志於立身者覆其繼也

越游解

方來子歸自京師偃息茂林者踰年出游於越將浮會稽闚禹穴兼探天臺雁宕之勝於是浙之賢士大夫及同游之相契者咸見而慰焉既過從累月有進而言者曰君之來也余始聞而喜既而歎方來子曰敢問何謂也客曰吁何子尚不知而待吾言也夫賢豪不違時以表異壯士不依俗以立名萬鈞之弩恥於再發千歲之豹巧於深藏故古君子得時則行其道不得時則行其意茹苦食淡以全吾真逃名棄知與古爲鄰夫是故物莫能怍而世無與爭今子學聖人之術非一日矣力破藩籬獨抉微奧萬物呈露神無遁機其智識不可謂不卓窮海入天探道之源性命疑似析及幽元其造理不可謂不深熟究往古成

敗之迹以待有爲其學不爲無用作爲文詞雷動雲施取精經
史接迹風詩其言不爲無物橫歷四海無所貶屈炎隆在前不
事媚悅其執節不爲不固然而四擯於有司不能一獲交徧於
當路不能救貧夫如是其可以已矣今猶混迹車蓋役志囂塵
屈洪流之量以徇世俗之情竊爲吾子不取也夫入山者恐其
不深入世者恐其過深子獨不見夫景星慶雲乎百年一見間
世一出故世目以爲異神草靈枝與凡卉競秀則衆人輕之牧
豎踐之矣方來子攝衣謝曰痛乎子言之切也非子愛我之深
不能及此然子睹其表未見其裏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君子嚴
以持己寬以責人故身不修學不進咎也遇不遇命也得不得
時也雖在失志而不敢卽形諸辭色者達士之宏度也知其無
益而不敢遽以不肖之心待世者仁人之用心也故蘭生空谷

不絕聞者之榮金產江漢不拒工人之採寶玉無翼而集千乘之庭明珠無足而走五都之市大宛名馬萃于西泰嶺南翡翠溢乎中國以求之者衆也銅山西移洛鐘東應石鼓在地桐魚發聲以相感者氣也故鳳凰不可致而或棲於梧竹鳴鶴不可蓄而或巢於松林何者物各有相須人各有相與夫必獨立而後可以行義決絕而後可以明志則是伊尹之五就近於自媒孔子三至衛近於干祿孟氏三宿去齊近於戀位也夫理義者天下所同也趨舍者一人所獨也昔者鄭子真耕於谷口嚴君平卜於成都司馬季主賣卜於長安彼皆得老氏之道以獨善其身非吾夫子之通義也夫吾夫子徧干七十諸侯垂老尚無所遇當時微生畝譏以爲佞荷蕢譏以爲鄙子路不悅屢形於色然終不以此易趨者非隨俗也以爲心異而迹不妨於同也

游乎清而食乎清者龍也游乎濁而食乎清者螭也夫子以爲上不及龍而僅自同於螭今奈何人一不得意遂云潔清以離俗哉孟子不云乎愛人不答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今天下賢者皆識形勢工言語善容止伺顏色逆意旨而余不知忌諱言輒獲咎動即乖宜是拙也拘咫尺之節不能摧剛爲柔變直爲曲是迂也與時彥接處而妄以古人自期是愚也高言放論揮斥今古而大人先生不罪其狂捷於爲文拙於作書四時之音問不親而知己不怪其疎濶是厚我者有人久困科名耻謁要津形迹自外進退若窮而先達未嘗相忘稱之或不絕口是愛我者有人讀其文而歎爲異才聞其名而願得一見甚且憫其遇而悲其屈抑是愛而慕矜而惜者亦有其人施焉而未能報感焉而無以酬由此觀之世何負於余而欲决然長往乎夫

決然長往絕世獨立者乃枯槁之士所以名高非有志濟時者所敢遽論也且夫目不窺金匱石室之藏不知載籍之富足不窮四瀆五岳九塞之境不知造物之大心不放論於高山大川風土人物之殊俗異狀則無以廣其蘊蓄而潤其靈府故古聖人仰觀以測高俯察以極遠黃帝正名百物訪道幾徧天下章亥步四極伯益名山川子產博物能識汾神管子奇才乃賦地員司馬遷遍游河海江淮南至昆明西抵空同韓退之以天下安危在邊故六月而至鳳翔此古帝王聖賢奇人傑士未有不盡寰宇之勝加意於方域土產人情之變而舉其纖悉者孟子出於戰國干戈紛擾轍環所及不過中州朱元晦崛起南宋偏在一隅不睹北方文物之聚中土形勢之全故於禹貢不能措筆古人生當亂離割據抱四方之志而未能遂太息痛恨於時

地之阻頁有以也今幸四海一家　皇靈遠被西域諸國盡在版圖南方越裳沐浴德化草木獻秀川岳貢奇海外大西殊珍異貨之來都市者雲聚山積行者萬里無戒途之警此亦千載難逢之盛也士生其際不以此時覽皇輿之壯馳域外之觀而乃欲擯勝邱壑以高蹈自命不亦狹乎且古高蹈之流其始固未有郎安於一室者也郭林宗有人倫之鑒識拔羣彥周流六合乃歸田里鄉黨咸成受學於諸儒遍歷南北學業既成退隱北海此二君子皆拖不世之才負上智之質猶且琢磨德器砥礪風塵賴師友之資獲游歷之益今我貧也而又失學言則美矣而不絕乎道行誠高矣而不諧於俗游雖遍天名區而重巖曲洞深溪絕壑之散在九州者尚未能盡探文雖廣及夫鉅公賢卿名人才俊而瑰異絕特閎識高節之隱處巖穴者尚未得把

晤以罄其淵深方欲挾卷裹足自天臺雁宕西入終南上仇池
而窮隴蜀峩眉而下川峽訪求異聞逸士以增所未知然後
歸守邱壑以待時命結茅為居採蔬自給若終見棄黜則將冠
桑葉之冠服蘿薜之服濯清泉坐幽石揖麋鹿而為羣坐野老
而命酌相與話
聖世之桑麻樂田間之日月續絕業於已墜剖羣疑於未析榮
辱不知中常自得斯時從予之教豈為晚乎夫坐而嘯傲俯仰
天地無慕乎外者此吾之素志也留心斯世之務欲公其善於
人而庶幾乎一日之用者亦夙昔之懷也非常之物其利不能
及衆舉世榮之聖人弗寳焉予徒高我以景星慶雲而不知吾
志在和風甘雨也寵我以神草瓊枝而不知吾願為菽粟布帛
也雖然予所言者真藥石之論也賢士大夫及同游之相契者

或不能見此也吾固欲聞之而不可得者也惜今之不能行也請書諸紳以期異日客於是避席而起曰吾子何爲是言鄙人愚昧向徒覩子之迹今乃見子之心也不叩洪鐘玄聞異響甚矣子志之遠而量之宏矣僕所言者眞淺測君子矣願具十日之糧從子於會稽以傾素蓄而備聞緒論